

基于语言运用的体动词逻辑转喻分析

秦洪武¹,王克非²

(1.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2.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摘要:本文探讨了英汉语体动词逻辑转喻的组合和释义机制。研究认为,体动词逻辑转喻的适用范围有限,体动词在论元类型和事件类型的选择上呈现明显的倾向性和规约化特征,类型强制是释义机制但不是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属性结构只编码缺省的词汇概念意义,但不是意义的唯一来源,逻辑转喻的释义依赖经验知识,需辅以规约化解释。研究表明,汉语的词汇也能编码事件语义信息,“体动词—名词”结构的类型强制能力较低,但汉语中其他带有体意义的逻辑转喻形式能承担这一功能。

关键词:体动词;逻辑转喻;类型强制;规约化

A Usage-Based Analysis of Logical Metonymies with Aspectual Verbs

QIN Hongwu¹, WANG Kefei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2. NRCFL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compos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logical metonymies with aspectual verbs (AspVs). It reveals that, for the metonymies in question, type coercion is an effective interpretive mechanism; however, owing to the obvious bias in AspVs' selection of argument type and event type, its hypothesized generativity is not supported, which means many cases of logical metonymy have to look to conventionalization for adequate explanations.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Chinese AspVs, compared with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re weak in coercing, yet Chinese may employ other metonymic constructions that are functionally equivalent to the English ones.

Key words: aspectual verbs; logical metonymy; type coercion; conventionalization

1. 引言

Carston说:“人的很多思想内容不能用语
言编码,但能相互传递很多言语不能编码的思
想。严格说来,没有一个句子能完整地编码人
的思想。”[18]这一说法是否严密暂且不论,它
至少说明,日常语言表达的意义通常没有得到
充分赋值。本文探讨的是不充分赋值现象的一
种表现形式:由体动词和非事件名词组合而成
的逻辑转喻。

英语体动词(aspectual verbs,简称 AspV,如
begin/finish)和汉语行止动词(如“开始/结
束”)定义事件的开始、终止和持续[11:274; 7:
142; 25:270],通常选择行为动作(动词性短语

或事件名词)作补语,但体动词也可以和没有
事件意义的名词组合(NPc),如:

(1)终于他站在眉卿面前,思量着怎样开始
第一句(CEPC^①)

(2)作者又引用一位在国外的耶稣会士的
话结束了这本书:.....(Baidu)

(3)Harvey began the book.

(4)Mary finished the cigarette.

例句中的 NPc(下划线部分)都不是体动

^① CEPC指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英对应语料库》;
CCL指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BNC为British National
Corpus;COCA为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Google/baidu指来自Google/baidu搜索。

词所要求的事件,但与体动词组合时在语义和语法上均合法 (well-formed)。相关的句法 [13]、词汇语义 [16]、语用 [20:285]、认知和语言实验研究业已证实这一现象的释义机制比较复杂,也有学者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研究逻辑转喻,试图藉此强化计算词汇语义学的经验基础 [5:152],研究范围涉及所有的转喻动词,但较少关注体动词和非事件名词(无过程和持续时间)在事件语义选择上的倾向性。为此,本研究集中探讨带有体动词的逻辑转喻,尝试通过对语言实例进行分类和分析来探讨类型强制在实际运用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和规约化特征。

2. 有关逻辑转喻的研究

2.1 生成语法研究

较早讨论逻辑转喻的是 Newmeyer。Newmeyer 发现,在 AspV-NPc 结构里,体动词表层看来作用于 NPc,但它真正作用的却是与 NPc 相关的持续性活动(如 John began the book 中 began 定义 reading the book),意为“John 针对那本书实施的行为开始了” [13:46 - 58]。由此看来,AspV-NPc 组合既不是词义组合,也不是句法透明的组合。相反,在释义过程中,表达式表层的语义更丰富了 (enriched composition, [8:49])。至于 NPc 为什么常释义为缺省的持续性活动,Newmeyer 没有回答。

2.2 词汇概念语义研究

要说明 NPc 在组合中语义得到丰富,可以从词汇概念意义入手。按照 Pustejovsky 的生成词库理论 (Generative Lexicon),上述现象为体动词逻辑转喻 (logical metonymy with AspV) [16]。比如,例 2 中的“结束”要求内论元是一个事件。如果该事件语义没有充分表达出来,就需根据事物间系统、有规律的联系去推测实体和事件之间的联系 [22:300]:“书”关联“写/读书”。这种关联的依据是事理逻辑,关联过程中建立了部分 (NPc) 和整体 (NPc 参与的事件) 关系,二者相合就构成逻辑转喻,可定义为:某一函项 (function) 选择某一语义类型 (如

体动词 begin 选择完成类事件),而该类型的一个逻辑论元(如例 3 中的 the book)指称了类型(即 reading the book 这个事件)本身 [16; 15:111]。

生成词库理论认为,词汇有内在的语义属性 (qualia),即,使用一个词时,我们实际上要建立一个属性和值的集合,即概念框架^② [15:153; 17:14]。如功能型名词 (Functional type) “小说”本身没有事件意义,但其属性结构里有目的/施事事件。如:

构成	= y 含有 x = y.x
形式	= 书 (y) 光盘 (y)
目的	= 读 (e1, z, y.x)
施事	= 写 (e2, z, y.x)

该结构显示,小说的主体内容是叙事 (x),典型形式是书或光盘 (y),是一个包含信息和有形物体的概念聚合体 (y, x)^③。当然,小说是写出来的 (e2: 施事角色),目的是供人阅读 (e1: 目的角色)。从属性上看,语义组合就不是简单的词义组合,而是谓词和论元在属性结构上相互作用,如图 1。

图 1 非事件论元 (novel) 通过类型强制向句法投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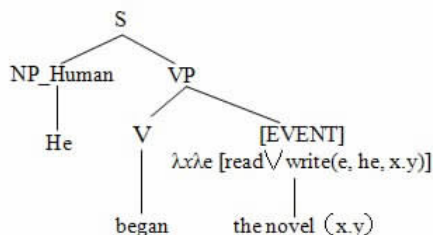


图 1 显示,类型强制通过语义运算将“小说”解读为与其施事或目的角色相关的事件(如“撰写小说”或“读小说”)。解读过程中解释者心里会产生一个事件的完型(开始、过程和结束)。按照这种分析,组合不是纯由谓词主导的谓词—论元结合,只有期待中的事件语

② 概念框架包含事件结构、论元结构属性结构。其核心是结构化的属性表征,即属性结构 (qualia structure)。一般说来,词与词之间的异同会在属性的值上有所反映。需要指出,每一范畴都表达为一个属性结构,但不是每一词项都在所有属性角色上有语义值。

③ y, x 意为:“小说”既是信息又是有形的物体,且有形物体含有信息(即 hold(y, x))。

义类型表征在 NPc 的属性结构上,该逻辑转喻才是一个合法的组合。

生成词库理论提出的类型强制解释基于规则运算,很容易和生成性联系起来。这是否意味着所有功能型名词(如 chair)都可以通过类型强制获得相似的语义解释?这个问题亟待解答。

2.3 语用解释

从语用角度看,受话者有理由认为说话者发出的话不是胡言乱语,表层上的语义不匹配会被当作重新释义的候选项[4:x]。从会话原则上看,符合適切性条件的逻辑转喻能够用相对较少的语言表达实现信息传递的目的,符合言语能短勿长(be brief)的经济原则。所以,逻辑转喻符合会话原则,可以在语用框架内得到解释。

有些事件可以通过提及这些事件的某一部分而得到指称[23],受话者可直接借助语境提供的信息(如例6的直接语境是攻打济南城)强制改变论元的语义类型。这虽然也属于类型强制,但它没有立足于属性结构,而是根据直接语境中的共享知识来解读的。

(6) 一时未必能够结束济南下来,还有徐州呢。打仗的事,神妙不可测。

After Tsinan, there's still Hsuehchow! War's a mysterious affair, unpredictable. (CEPC)

例(6)里的“济南”不是功能型名词,也没有任何缺省的事件语义信息,但这个句子依旧合法。看来,在属性结构中有事件解读只是充分条件,受话者还可在词汇语义之外寻求其他解释。就这个话语段来说,话题是战斗,“济南”是攻击目标,“攻打济南”正是“结束”所要求的带有过渡阶段的事件。“济南”因此获得了事件意义解读。若不考虑语境,这个句子就无从解释。

词义解释的某些方面来自语言本身(语义),有些则与世界知识有关(语用)。如果语义解释可以这样二分,句子的语义释义应独立于语用解释,句义获得之后才会与语用或世界知识信息进行整合。但 Hagoort et al. 所做的阅

读时间(reading-time experiment)实验显示,由于词汇大多是多义的,要获得充分的意义解释,只有启动世界知识[6]。这意味着我们在理解句子时,词汇意义和世界知识会迅即被调用、整合。所以,语义—语用二步释义,即先句义后世界知识的次序并不存在,二者是重叠的。

语用解释强调语境和语言外因素在逻辑转喻分析中的作用,但不能把它视为一个单独的释义步骤。作为我们话语理解机制的一部分,语用解释更注重直接语境因素的作用,但它还是不能说明转喻结构对强制对象的选择性。

3. 逻辑转喻研究中的问题

3.1 释义问题

一、生成能力的局限性。Pustejovsky 认为,基于属性结构的类型强制具有生成能力[16]。这意味着任何功能型名词都可能在类型强制作用下与体动词组合,且组合合法。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John began a lighter. 这个句子不合法,因为我们一般不会把功能型名词 lighter(火机)跟一个有过程的事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lighter 在其属性结构中很可能没有缺省的来源事件“制造打火机”。除非有充分的语境信息,我们很难即时把 lighter 和施事事件联系起来。鉴于此,类型强制的生成能力令人怀疑。

二、被强制解读出来的事件来源不明。首先,属性结构到底属于哪类知识还是个问题[4:17-19]。生成词库试图把它融入词汇背景知识。但有关事物来源或用途的知识似乎属于概念知识,不应是语言知识。其次,即便认定被强制解读出的事件来自理想的认知模型,也难以预判哪个 NPc 在什么语境条件下能够发生类型迁移。已有研究显示,概率分析可以发现转喻的释义,不必预设属性结构的存在[10]。但概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解读,相关研究还没有说明。

组合性本身的问题。一般认为,强制结构的解读要花费更多的解读时间和眼僵定(eye fixedness),即要花费更多的处理努力。新近的

研究开始挑战语义组合解释,认为受话者解读转喻不是为完成合法组合而推断出缺失的语义成分,而是在解读中对未明示的句法中心词进行解释。所以,Baggio et al. [1]指出,补语强制(即“体动词-NPc”结构)需要依赖世界知识推断出一个行为活动,然后把它整合进“体动词-NPc”结构里,这个过程似乎和语义组合关系不大,不能简单地说组合过程中 NPc 的语义内容得到了丰富。

看来,体动词逻辑转喻结构并不纯由词汇语义促动类型迁移(type shifting);而且,即便属性结构里有符合要求的事件,它能否被激活并提取出来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由此设想,类型强制可能只适应于部分名词,纯语义运算无法预测和确立逻辑转喻的合法性,故而类型强制不是生成机制,影响逻辑转喻释义和应用的还可能还有其他因素。

3.2 解决问题的思路

充分的解释立足于充分的描述。我们有必要充分描述逻辑转喻的运用状况,并依据直接的、经验性的语言数据作出更具针对性的解释。

凭直觉,我们倾向于将“finish his coffee”解读为“喝完咖啡”,而不是“煮咖啡”、“生产咖啡”。显然,体动词在选择与 NPc 相关的事件时带有倾向性。另外,体动词之间强制能力有差异。如,“begin his coffee”远不如“begin his article”用得自然。这些现象与规则关系不大,与语用因素的关联也较小。对此,Verspoor 指出,“这种语言运用现象已规约化了(conventionalized),但原因不明,需要进一步研究”[22:308]。我们可以循着这一思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体动词逻辑转喻中的规约化问题。

1) 体动词能强制的 NPc 实例数量可能有限,不可能作用于任何功能型名词;2) 体动词对与 NPc 相关的事件的语义类型可能有明显的选择倾向;3) NPc 的数量和与之关联的事件可能与特定语言社团中共享的经验性知识有关。

由于词汇语义运算本身无法决定体动词逻

辑转喻是否合法,需要从实际语言运用中寻求解释[10:261-315]。语料库可能提供的经验性语言数据有助于揭示这种规约化,这是下一节探讨的问题。

4. 基于语言运用的分析

4.1 语料分析:论元选择的倾向性

为得到充分、可信的语言数据,我们考察了 COCA 中 [finish] [at* [[at*]指所有冠词; [app*]指任一物主代词; [n*]指任一名词; [NPc]指功能型名词,包括言说(写作)、饮料和食物类名词。设计 NPc 时使用了 COCA 中的用户词表(customized wordlist)工具,词表由本文作者自制。] + app*] [n*] 和 [begin] [at*] + app*] [n*] 两个语块。检索结果见表 1。

表 1 [finish/begin] [at*/app*] [n*]结构在 COCA 中的分布

体动词	A		B	NPc 所占比例
	[at*]-NP	[app*]-NP	[at*][app*]-NPc	
[begin]	2241	1158	216	6.35%
[finish]	2144	1559	1344	36.2%

表 1 显示,与体动词组合的内论元有以下两类:A:名物化(如 search)、事件名词(如 career)和带有过程和时间意义的词(如 lesson, time);B:非事件名词(NPc):包括人工制品名词(如 book, article)和饮食类名词(如 coffee, beer)。Shutova [21]认为,有些转喻动词(包括体动词)要求目的事件(如 enjoy, want, try),另一些更倾向于要求施事事件(如 start)。而我们所做的分析显示,二者间的差异还有更多:

首先,从使用频率看,begin 与时间词和事件名词的同现频率达 93.65%;而 finish 与这类论元的同现频率为(63.8%)。这说明 begin 比 finish 更倾向于选择带有时间语义性质的论元。此外,finish 与非事件名词同现的频率很高,占 36.2%,远远高于 begin(6.35%),说明体动词 begin 和 finish 的强制能力并不对等,后者的强制能力远高于前者。

其次,begin 和 finish 对非事件论元的选择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一倾向体现在表 2 的统计数据之中。

表2 英语体动词 finish/begin-NPc 结构中 NPc 的类型 (COCA)

	食物类	饮料类	言说类	合计
begin+冠词物主代词+	0	0	216	216
finish+冠词物主代词+	117	338	889	1344

表2显示,体动词逻辑转喻结构能够强制的论元类型和数量有限,主要为**人**饮食和言说类名词。**主要有以下几种:**a)食物类名词:与 finish 组合,按频率依次为:~~:-sandwich~~(32), soup (21), food (19), cake (10), juice (7), egg (6), salad (5), ~~cream~~(2), 其他如 dish, chicken, sauce, meat, fish, pork 都在4次以下; b)饮料类名词:与 finish 组合,依次为:~~:-coffee~~ (123), beer (97), tea (46), wine (39), milk (12), water (9), martini (5), vodka (5), whisky(2), cider(1); c)言说类名词,与 begin 组合的共有9个,按频率依次为:~~:-story~~ (69), book(42), sentence(39), tale(17), song(16), novel(15), essay(14), line(2), discourse(2); 与 finish 组合的按频率依次为:~~:-sentence~~ (326), book(181), story(146), song(75), novel(50), dissertation(31), tale(21), paper(17), writing (8), symphony(2)。

看来,即便是上述三类名词,能进入体动词逻辑转喻的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属性结构不能将这些词筛选出来,我们只能另找原因。

再次,与 begin 和 finish 组合的功能型名词在分布上不均匀。根据表2,与 begin 组合的只有言说类名词,没有饮食类名词。但与 finish 组合的功能型名词类别多,数量也远远大于与 begin 组合的名词。属性结构或语用分析显然也无法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

此外,体动词对缺省事件的选择带有明显的倾向。现以英语中两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言说类名词 (book, chapter) 和三个饮食类名词 (drink, coffee, tea) 为例,观察非事件名词在 BNC 中的使用情况^[19]。检索和分类结果见表3。

表3 BNC 中五个被强制改变类型的高频词^④

类型	言说类名词				饮食类名词				合计
	book	chapter	drink	coffee	tea				
词									
角色	施事	目的	施事	目的	施事	目的	施事	目的	
BEGIN	7	0	2	0	0	0	0	0	9
FINISH	20	2	3	2	0	34	0	39	138

表3显示,与饮食类名词组合时,体动词选择与其目的角色相关的事件;而与言说类名词组合时,则倾向于选择与其施事角色相关的事件(如 book write a book)。此外,与 begin 和 finish 组合的功能型名词在分布上不均衡:与 begin 组合的只有言说类名词,没有饮食类名词;但与 finish 组合的功能型名词类别多,频率也远远高于和 begin 组合的名词。

在 BNC 进一步检索发现,begin AT0 | DPS 后的 NP₂,如 story(5)、letter(3)、sentence(2)、tale(2) song(2)、~~paper~~、~~prologue~~、~~basilica~~ (教堂)、~~text~~ 等,都选择与之相关的施事事件。可以说,定义事件起始的体动词“begin”带有“创造”义,缺省状态下倾向于选择与 NP₂ 的相关的施事角色。与之相比,finish 不受这类限制。这也可以解释体动词逻辑转喻在 COCA 中的表现(见表2)。

显然,体动词逻辑转喻对 NP₂ 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倾向性。这些倾向和选择性已超出词汇语义运算的范围,需要寻求更合理的解释。

4.2 规约化解释

类型不匹配现象既有依赖句法关系(如主语、谓词)获得释义的倾向^[24],又有寻求语法“之外”的知识的必要。对此,Pyllkänen 的解释是,从社会认知角度看类型迁移,类型迁移就有心理运算的性质^[18]。换言之,要在语言交际中通过类型迁移获得饱和的语义解释,就需要经验和社会认知。

④ 使用以下正则表达式检索 (DPS = 无主代词; AT0 = 冠词):

```
<w VV[ A-Z] + > ( finish | finish ( es | ed | ing ) ) \s < w
(DPS | AT0) > \s + \s < w NN(011) > \s +
<w VV[ A-Z] + > ( beg( in | ins | an | un | ining ) ) \s < w
(DPS | AT0) > \s + \s < w NN(011) > \s +
```

我们认为,理解转喻总要激活其规约性来源。即便是制度化了的引申用法也需要经历心理固化(entrenchment)才能成为词汇知识的一部分[26]。既然“语言是我们描述个人经验的手段,”[9:294],语言使用的规约化也应该从人类经验中寻求解释。如果把语言和生活经验、社会认知联系起来,规约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解释。

一、缺省的语义属性与生活经验。属性结构中的缺省属性与日常生活经验紧密相关。人们日常使用很多物品,与之相关的许多信息也会沉淀下来,构成我们知识的一部分。而且,与生活越相关的信息,越可能成为关注的中心,如报纸的新闻,衣服的款式和颜色。这些信息一旦成为缺省信息,它就可能进入相关词汇的概念语义表征,成为规约化了的关联信息。也正是这个基于生活经验,“看书”和“写书”都与“书”高度相关,但“读一章”不如“写一章”更与“章”相关。这可以解释 he began the chapter 为什么更倾向于解读为“开始写第一章”。二、施事/目的角色与生活经验。属性结构里某一概念有没有施事或目的角色与我们的经验有关。比如,我们更关心饮料和食品的用途,而不是它的来源,所以饮食类概念的属性结构上一般没有施事角色。正是这个原因,通常只选择施事角色的体动词 begin 一般不与饮食类名词组合建立逻辑转喻,而它选择言说类名词的倾向却十分明显。三、逻辑转喻的适用范围。逻辑转喻能作用的论元数量有限,论元选择的范围也有限。与体动词同现的言说类名词,主体是写作过程的产品,其次是言说过程的产品,再次是音乐作品,还有为数极少的其他类名词。显然,表示言说的名词属于人们能控制产出过程且用途明确的产品,它们最有可能和体动词组合形成逻辑转喻。总之,物品与我们日常生活越密切,与之相关的行为或事件信息越容易作为缺省事件被即时提取出来,逻辑转喻因之获得饱和的语义解释,成为合法的语义组合。

5. 汉语体动词的类型强制能力

5.1 汉语体动词的类型强制能力

汉语研究文献很少注意体动词,有的文献只零星提到这类动词的特点。如,Chao [3:247]认为“完成”是动词,有终结的意思,可以在缺少“了”的情况下表达完成体貌。对体动词做出明确归类的是邢福义[25:270],他把这类动词归为行止动词,表示动作的开始、进行和停止。看来,行止动词和英语体动词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本文将其统称为体动词。

那么,汉语体动词能否建构逻辑转喻?我们先看以下实例:

(9)

在社交场合总是不知道如何	开始	第一句话。	Google
作者从两幕轻松活泼的场景	开始	此书,前二章分别是“法兰克福的加冕典礼”和……	CCL
	在	结束 这个专栏的时候,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CCL
最后,他以激烈的呼喊来	结束	了这本书;	CCL
	是到了	结束 这封信的时候了	CCL

显然,在汉语里体动词可以和无事件意义的名词组合构成逻辑转喻。

但有研究指出,强制机制一般不适用于现代汉语,原因是汉语词汇缺乏事件信息编码,事件信息需直接交由句法运算[12]。比如,“他开始一本书”这个句子不成立,因为汉语表达事件的动词(这里是“写”)须出现在句子表层。需要指出,Lin & Liu [12]的推论是通过设定“他开始一本书”不合法反推出来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果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汉语里存在这类逻辑转喻,这一推论自然站不住脚。

首先,判断一个词项在其概念结构里有无事件语义表征不能以该词项在某一组合中是否合法为依据,而要看它是否是易于提取的缺省事件。比如,“书”是写出来的,可供人阅读,这是我们经验知识的一部分,汉语名词缺乏事件信息编码说首先没有知识依据。

其次,从实际的语言应用状况看,如果汉语词汇缺乏事件信息编码,7a、7b 就不应是合法的句子。

(10) a. 鸡尾酒之后,出现了冷盘,浓汤,再后是猪排,牛排,(CCL)

b. 作者在本书之前出过好几本书了,有必

要附带论及。(CCL)

但这两个句子均合法,原因正是“酒”和“书”有事件信息编码(喝酒、写书);“之后/前”就是从有过程的事件里找到时间点;若没有事件信息编码,上述例句的合法性就无从解释。同样,某一语言中合法的转喻表达形式在另一语言里未必合法,但这不能就此判断某一语言缺乏信息编码。比如,汉语“快”能选择“刀”的功能角色(用刀切),构成合法的“快刀”组合,但英语 fast knife 却不合法。我们可能无法说明其中的原因,但也不能据此认定 knife 的语义属性里没有事件信息编码,因为相似情形下的 good knife 完全合法。

再次,体动词能否选择非事件论元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类型强制能力。根据已检索到的语料,与体动词同现的大都是口头讲述或创作过程的产品,如文章、故事、曲目等。汉语的体动词一般不与饮食类名词组合成逻辑转喻,但这与事件编码关系不大,而是另有原因。1)“开始”类似 begin。二者都倾向于将 NP₂ 强制解读为与其施事角色相关的事件。从规约化角度看,饮食类名词的生产过程(施事角色)不是消费者关注的对象,其属性结构上的施事角色不易提取出来,所以饮食类名词通常不与“开始”和 begin 组合。2)“结束”不同于 finish。“结束”既能结束一个过程,又能结束某一状态(如“结束混乱状态”,类似于英语里的 put an end to or stop),承担的功能远远多于 finish。功能多反而降低了它定义特定事件类型(有过渡段的事件)的能力。因此,汉语体动词若与饮食类物品同现,需要在表层将行为明示出来。

汉语体动词逻辑转喻使用频率低、适用范围较英语窄小,主要原因是它们类型强制能力低,而不是汉语词项极少编码事件信息。事实上,汉语里与体意义相关的逻辑转喻并不只用体动词,还有其他句式。

5.2 其他形式的体动词逻辑转喻

汉语使用某些构式表达体意义,主要有使用以下两种格式。

a. NPc-(一)完(成)

在这个主谓结构里,谓词(完)要求与其组合的论元为事件。NPc 能否出现在该论元位置,取决于它是否可以强制改变类型获得事件解读。如:

(11) 江宁合围,外援断绝,城里的存粮一完,长毛也就完了。[粮吃(e, x, 粮)](CCL)

(12) 因激动过度,加之心脏素有不足之症,文章一完,手松笔落就享冥福去了。[文章写(e, x, 文章)](CCL)

这些解读是在词汇的属性结构上进行的。当然,语用因素(共享的语境信息)也起了重要作用,可以确定与(12)中“文章”关联的是施事事件。

b. NPc-过后

这是一个定位时间的小句,“过后”要求与之组合的成分有时间意义,可以是事件,且该事件有结束点。典型的如“严冬过后”、“比赛过后”。如果与之组合的不是事件名词,就要看该成分能否被强制解读为事件。如:

(13) 不过,两杯冰茶过后,我开始有了新的看法。(CCL)

(14) 当浊酒三杯过后,大家拍桌高歌,莫名其妙地相视而笑,莫逆于心。(CCL)

由于数量短语没有事件意义,需要从“茶”和“酒”的属性结构中获得事件解读。根据饮食类名词选择目的角色的倾向,“茶”和“酒”分别被强制解读为“喝茶”和“喝酒”。

汉语体动词“开始/结束”引导的逻辑转喻结构对 NPc 的语义类型有严格要求(一般为言说类名词),类型强制能力也较英语体动词低弱。但是,若把其他类型的体动词结构也考虑在内,便会发现英汉语逻辑转喻有相似的适用范围。而且,汉语里的饮食类名词、言说类名词、代词以及汉语动量短语使用频率高,组合能力强,也都能够通过函项作用获得事件语义解释,但我们对它的认识目前还比较肤浅。

6. 小结

体动词逻辑转喻是一种语义不充分赋值现象,类型强制机制是这类现象的解释机制。但

逻辑转喻还受规约化和语用因素的约束或影响,且适用范围有限,所以,类型强制不是生成机制。

对语言实例的分析显示,英语体动词逻辑转喻对 NPc 语义类别的选择带有倾向性(一般为言说或饮食类名词),事件的解读也带有倾向(言说类名词的倾向于施事事件;饮食类名词倾向于目的事件)。上述倾向无法基于规则来计算或预测,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语用解释,而是与我们的认知体验紧密相关,属于规约化用法。

对比分析表明,汉语体动词(结束/开始)的类型强制能力比 finish/begin 低弱,但汉语中还有其他带体意义的逻辑转喻结构具备这类强制能力。事实上,汉语词项能够编码事件语义信息,许多语义不饱现象有望在类型强制机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Baggio, G., T. Choma, M. van Lambalgen and P. Hagoort. Coercion and compositionality [J].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09, (4): 1 - 10.

[2] Carston, R. Enrichment and loosening: Complementary processes in deriving the proposition expressed [J]. *Linguistische Berichte*, 1997, (8): 103 - 27.

[3] Chao, Yuen 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4] Egg, M. *Flexible Semantics for Reinterpretation Phenomena* [M]. California: CSLI Publication, 2005.

[5] Geeraerts, D. *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Hagoort, P., L. Hald, M. Bastiaansen and K. M. Petersson. Integration of Word Meaning and World Knowledge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J]. *Science*, 2004, (304): 438 - 441.

[7] Huddleston, R. and G. K. Pullum. *The Cambridg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8] Jackendoff, 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9]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 Lapata M. and A. Lascarides. A probabilistic account of logical metonymy [J].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03, (2): 261 - 315.

[11] Levin, B. *English Verb Classes and Alternation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2] Lin, T. H. J. and C. Y. Cecilia Liu. Coercion, event structure, and syntax [J]. *Nanzan Linguistics*, 2005, (2): 9 - 31.

[13] Newmeyer, F. J. *English Aspectual Verbs* [M]. Hague: Mouton & Co. N. V., Publishers, 1975.

[14] Pustejovsky, J. From concepts to meaning: the role of lexical knowledge [A]. Piet van Sterkenburg.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s* [C].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73 - 84.

[15] Pustejovsky, J. *Generative Lexicon* [M]. MA: The MIT Press, 1995.

[16] Pustejovsky, J. The Generative Lexicon [J].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1, (4): 409 - 441.

~~[17] Pustejovsky, J. Type Construction and the Logic of Concepts [A]. P. Bouillon and F. Busa. *The Syntax of Word Meaning*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 Pykkänen, Liina. Mismatching meanings in brain and behavior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2008, (4): 712 - 738.

[19] Qin, Hongwu. Type Coercio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n Event Semantics Perspective [D].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06.

[20] Sag, I. A. Formal semantics and extralinguistic context [A]. Peter Cole. *Radical Pragmatics* [C]. London: Academic Press, Inc. 1981. 273 - 293.

[21] Shutova, E. Sense-based Interpretation of Logical Metonymy Using a Statistical Method [A]. *Proceedings of the ACL-IJCNLP 2009 Student Re-*

search Workshop[C]. Suntec, Singapore, 4 August 2009: 1-9.

[22] Verspoor, C. M. Conventionality-governed logical metonymy[A]. H. Bunt, L. Kievit et al.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Semantics*[C]. Tilburg, the Netherlands. 1997. 300-312.

[23] 束定芳. 隐喻和换喻的差别与联系[J]. 外国语, 2004, (3): 26-34.

[24] 吴淑琼, 文旭. 逻辑转喻的动态意义建构模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 (3): 7-11.

[25] 邢福义.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26] 张韧. 转喻的构式化表征[J]. 外国语, 2007,

(2): 21-28.

基金项目: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时语料类比中的翻译与现代汉语互动研究”(10BYY008)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规模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建立与加工”(10&ZD127)的~~部分~~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1-05-18

作者简介: 秦洪武(1966-), 男, 山东日照人, 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 对比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王克非(1954-), 男, 教授, 博士, 博导。研究方向: 对比语言学与翻译研究。